

简阳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目 录

紫 明 烽 火	烽火三月三.....简阳二野军大校友会集体组稿 徐友九整理 (1)
	简阳解放经过.....陈揖明 戴 刚 (12)
	进军西南的片断回忆.....罗仲璠 (15)
	记巩固新政权的征粮剿匪和反霸斗争.....罗天有 (17)
	贾家场土匪暴动平息经过.....张益盟 (20)
	巩固新政权的斗争片断.....徐奉九 (21)
	简阳政干校始末.....张允武 (23)
	我在草池征粮的一段往事.....吴 悛 (25)
	三星突围前后.....张允武 (26)
	在三星工作的日子里.....方嗣斌 (29)
人 物 春 秋	解放初我出任简城镇第一任镇长.....官泽舒 (31)
	“借”枪.....杨 振 (32)
	我所了解的李志深县长.....李雯章 (33)
	简阳县二野军大五烈士传略.....王旭华 (36)
	龙泉山两同志遇难记.....唐中衡 (38)
文 卫 史 话	“三·三暴动”死难烈士陈名馥.....庄 彦 (39)
	我的一点回忆.....施 旭 (41)
	我所知道的简阳第一中学.....吴高文 (42)
	解放前后的简阳县医院.....杨应相 (44)
	简阳农业专科学校始末.....邹绍文 (45)
	我所了解的简阳县文化馆.....胡润民 (47)

金 概	融 览	解放初期的简阳金融.....袁历秋 (48)
文 研	史 究	怎样才算一篇好的文史资料.....李冠雄 (51)
百 花 诗 选		吴高文 傅承烈 李利顺 高同稷 杨骏卿 吴叔霞 汪孝龙 傅 瑄 马益农 魏泉如..... (54)

审 稿：蒯千里 李冠雄

编 委：刘存品 张存智 徐正唯 陈揖明 吴高文 罗天有
傅承烈 王安中 罗仲瑶

执行编辑：张存智 王能贵

封面篆刻：傅 瑄

一九八九年十月

烽火三月三

——二野军大简阳校友一九五〇年春平叛斗争纪实

二野军大简阳县校友会供稿

徐友九 整理

编者按：《烽火三月三》这篇资料，是当时在简阳县县级机关和各区公所工作的二野军大的同志们亲身经历的记述。1988年由二野军大校友会召开了两次座谈会，由亲历者口述，徐友九同志记录整理，事后又经核对。由军大校委会作为纪念进军西南四十周年的文章提供给本刊，现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一)

1949年12月15日，我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进击成都的先头部队解放了简阳。1950年1月1日简阳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我二野军政大学进军西南的第三团和第四团的部分校友，于1月底和2月初先后分配来简阳共87人（1月23日三团分来37人，2月3日四团分来30人，2月5日内江专区公安处分来6人，同时由内江专区税务局分来13人，内江专署分来1人），旋即分配到县属各单位和各区工作。下区的多数校友，在县区党政领导下，与西南服务团、军队下地方干部、本地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一起分赴各乡，开展征粮剿匪、禁烟肃毒等工作。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斗，征得公粮317万多公斤，收缴枪支350多支，捕获土匪150多名，同时培养出农民积极分子460多名，各乡都选出了3—5名农民代表协助征粮剿匪工作，这就为彻底废除旧乡保甲制度，建立各级基层人民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当人民革命事业节节胜利的时候，一批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特务、土匪、地主恶霸等反革命残余势力，

按照蒋介石撤离大陆前的部署，互相勾结，阴谋策划，于1950年农历三月初三在简阳、金堂、华阳、资阳等县同时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革命政权，建立反革命复辟的据点。

这次武装叛乱的主要组织者是国民党大特务、川北师管区司令樊巨川（简阳平武乡人），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二师副师长马力（原名刘苍林）。他们以“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分子，从成都东郊六十军军官教导团叛逃出来的部分投诚起义军官为骨干，网罗国民党特务、帮会头目、反动党团骨干、土匪头子，与本地的旧乡镇长、恶霸地主相勾结，组织反革命武装。樊巨川建立“反共救国军”，自任第一军军长，任命西乡大土匪、大恶霸戴临洲和东乡大恶霸樊四维为正副参谋长，以蒋军（三星场三青团头目）为第一师师长，张吉彬（同安乡联防大队长）为第二师师长，罗凤鸣（西平乡舵把子）为副师长，谢春雨（养马区大恶霸）为第三师师长。下面以乡建立大队，以保建立中队。马力建立“川康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自任军代表。他派遣反动军官到金（堂）简（阳）华（阳）交界地区的仁和、龙潭、

西平、洪安等十来个乡充当骨干，以“参谋”、“指导员”等名义秘密组织队伍，训练青壮年。马力本人勾结刘惠安（洛代区大恶霸，人称“刘皇帝”）等地方势力，活动于三县的20多个乡镇。他们从各乡镇收集大量枪支弹药、粮食等物资，为武装叛乱积极准备。

1950年农历2月下旬，简阳县县长李志深到三区（龙泉驿），研究决定逮捕了抗粮不交、拒不铲烟的西平乡旧乡长刘朝章，27日开群众大会处决。反革命头目们认为时机已到，打出武装叛乱黑旗，纠集反动分子，煽惑、胁迫农民群众，成群结队地武装袭击区、乡革命政权，杀害工作干部，抢劫粮食财物，破坏征粮剿匪禁烟肃毒工作。一场血腥暴乱在全县八个区中的七个区（一、二、三、四、五、七、八）全面爆发。

自1950年4月14日（农历2月28日）至19日（三月初三日）短短五、六天时间，暴乱迅速蔓延到七个区的40多个乡镇。据事后统计，被杀害的革命同志达160人（其中二野军大校友4人），被烧毁和抢走的公粮30多万斤，被烧毁房屋820间，被杀害和逼迫自杀的人民群众数百人。为简阳县解放初期的一场浩劫。

面对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简阳县委、县政府领导，与上面派来的王维纲政委、亲临前线，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与驻简部队（二野十军二十九师）八七团指战员配合共同作战，在川西军区驻蓉部队的大力支援下，只用了九天时间（4月14日至22日），迅速平定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彻底摧毁了叛匪的巢穴，恢复了基层政权的工作。在这次平叛战斗中，共击毙叛匪3591人（其中匪首33人，惯匪104人，匪徒3454人），俘获叛匪3517人（其中匪首177人，惯匪346人，匪徒2994人），投诚自首叛匪5428人（其中匪首204人，惯匪217人，匪徒5007人），缴获重机枪6挺，轻机枪31挺，长短枪28000多支，

子弹8374发，手榴弹95枚，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我二野军大校友，是一支拥有87人的战斗队和宣传队，在这次平叛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坚守岗位，服从指挥，机智勇敢。顽强拼搏，战胜顽敌，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用血和汗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有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无愧为光荣的革命战士，优秀的中华儿女！

当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二野军大建校四十周年，军大校友进军大西南四十周年的光辉节日，谨以全体校友的挚诚，将这一珍贵文史资料献给简阳县130万人民。

（二）

从三区划分出来的八区（洛带区），是反动势力的堡垒、叛匪的巢穴，斗争最为尖锐复杂。

校友吴恰义、李淑昌、余维勤、张翔同志于1950年春节后，从三区来到八区公所所在地洛带镇。根据当时情况，分配吴恰义同志到同安乡，李淑昌到洪安乡，余维勤到均安乡，张翔到万兴乡，分别带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区中队战士开展征粮、禁烟等工作。校友戴世杰由县税务局分到洛带税务所工作。

4月12日（农历2月26日），李淑昌带区中队一个班，配备机枪一挺，步枪十多支，到洪安乡五保催粮，路上有人打冷枪。第二天李淑昌他们前往二保，参加甲长会议。10点钟左右快走拢该保兰保长家时，发现对面山上聚集了许多人，当即抓住两个甲长，说是“开会催粮”。查问兰保长在那里？有人说已到石板滩去了。就立即叫一个

甲长到石板滩把兰保长找回来，留下一个甲长到他家等候。当他们往那个甲长家走时，后面便有人开枪射击。李淑昌果断地命令大家在一片竹林地里卧倒，立即把甲长捆起来。这时，只见一条小河沟那边人越来越多，这边打一梭子子弹，那边不断还击。这时敌强我弱，不能久留，李淑昌当即下令原路返回乡政府。回乡后，马上通知本乡工作队员和余维勤领导的均安乡工作队员，一起集中在均安乡公所（黄土场）。考虑到这个乡地处要冲，立即动手修筑工事，准备迎敌，同时派人送信到区。当晚十时王德盛区长带领区中队一个班赶到黄土场（相距二十华里），立即通知附近各乡的旧乡长到黄土场集中，并收缴了各乡自卫队的枪支，同时清点工作队员人数，发现在均安乡一保工作的刘德润不在，有人说已被叛匪张华和、张华堂枪杀。王区长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马上派人送信给住区公所的岳纪刚副县长。岳副县长于14日凌晨二点，带八七团五连赶到黄土场。五连兵分两路追捕凶手张华和。天快亮时一直追击到石板滩，街上关门闭户，叛匪已化整为零，无影无踪。于是部队开始往回撤，沿途都有叛匪阻击。反动军官王忠贤，纠集数十人，伙同张华和率领的百多叛匪在张家附近偷袭解放军，战斗中我五连一个排长壮烈牺牲。部队打回均安乡公所，沿途捉获一大批叛匪，关押在黄土场小学校里，由余维勤负责审讯。

王区长和岳副县长带领战士离区到黄土场以后，镇子场区公所只有八七团孙毓广政委和军大校友吴恰义同志以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十多名战士守仓库。15日上午，吴恰义他们出街巡视。场上冷冷清清，送粮人极少。吴恰义回区政府后打电话给县委杜子云政委，说明区上情况危急，可能会出更大乱子。杜政委又打电话给武装部，通报这一情况。当时八七团一位副团长回电要求吴恰义他们坚持住，立即设法派人来支援。10时左

右，全镇被叛匪包围，电话中断。孙政委同吴恰义研究，写一张条子找个群众通过叛匪封锁线送给在黄土场的王区长和岳副县长，要求他们赶快把部队撤回，保卫镇子场。同时孙政委和八七团的炊事员大老孙等把机枪架到区公所炮楼上，阻击前来攻打区公所的叛匪。孙政委又同吴恰义研究，决定把刘惠安控制在区公所，割断他同外界的联系，防止里应外合，万一区上十多个人抵挡不住外面五、六千叛匪的攻击，那只好先将刘处决。于是吴恰义以“保护”刘惠安安全的名义，把刘从家中请到区公所。不久，湖广馆的粮仓被叛匪抢劫。叛匪虽多次前来攻打区公所，但因有刘惠安在里面，始终未敢硬攻，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晚上7时左右，刘惠安提出要回家去看看，还说：“简阳的援兵未到，我回去组织一些乡丁来，在晚上保卫区政府和仓库的粮食”。孙政委与吴恰义研究后答应了刘的要求，放他回家。刘回家后马上派来一个班的乡自卫队员，带着一长一短的武器，来到区公所。面对这种情况，孙政委与吴恰义感到，这是关着耗子吃谷，如何对付？决定由孙政委负责指挥全面，吴恰义与他们周旋，万一不听指挥，有叛乱行为，就采取断然措施。吴恰义把这一帮人安置在一间屋子里，对他们说：“外面我们有人守卫，没有你们的事。大家统统睡觉”。吴在身边准备了手榴弹，并向孙政委表示：我随时准备与这一帮人同归于尽。听到手榴弹响，你走你的，不要管我，带人冲出去。刘惠安在家中准备深夜12时发动叛乱，实行里应外合，攻占区公所，杀害解放军和区干部，还利用国民党反动军队安放在他家的电台，向台湾蒋介石发报。不久台湾电台声称：“我军攻克了成都东郊镇子场，消灭共匪区政府，生俘共匪区长王德盛和吴恰义”等（这是以后县公安局岳仁和局长告知和在镇反中刘交待的）。当晚11时半，八七团一个连，从简阳乘汽车到

龙泉驿，又从龙泉驿边打边冲，跑步赶到镇子场。部队一到挫败了敌人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阴谋，整个形势马上好转。吴恰义才把刘惠安派来的一班乡丁放回去。16日后，从黄土场撤回区的八七团两个连分头出击，追剿叛匪。20日成都警备司令部一个大队前来支援，这给叛匪以歼灭性的打击。收缴的枪支堆满一屋子，捕获匪徒300多人，由余继勤带一个排转押一部分到龙泉驿，留下的由李淑昌组织审讯，先后共处决35名要犯。

在暴乱中，校友张翔同志的牺牲情景是很惨烈的。4月14日，他带领一个班的区中队队员在万兴乡征粮，叛匪头子刘代长、刘代富（横匪）率领匪徒将工作队包围在住地（一间茶铺内），刘匪投入一颗手榴弹，乘一时混乱，冲进住所，将张翔等八位同志杀害。叛匪将张翔的尸体砍成几块，以发泄反动阶级对革命干部的仇恨。暴乱平息后，区里将张翔尸体运到洛带公园安葬。时在洛带工作的校友李遇春写了一副挽联：“生命虽中断，光明永不灭”，以寄托同志们的哀思。

（三）

校友谈虎，2月3日来简阳后，就分配到三区（龙泉驿）区公所工作。校友秦光和徐友九，由公安局调到新成立的龙泉驿公安派出所工作。

龙泉驿区反动势力十分猖獗。4月15日，毗邻八区的大兴乡首先发生叛乱，在该乡征粮的工作队员11人，教师1人，留用人员1人惨遭杀害。当八区叛匪围攻镇子场的消息传来，龙泉驿群情惊恐。16日上午，谈虎从区公所到龙泉驿小学，准备带领该校师生上街宣传党的政策。到上市时，街上秩序大乱，已无法开展工作。徐友九和秦光在派出所坚持工作，紧闭后门，收拾东西。当天下午，八区匪首罗凤鸣率领数百匪徒窜到平安乡，形势更加紧张，全街关门闭户，无

人行走。当晚区上把各单位的人员全部集中到粮站和区公所两地，每人发一支步枪，准备战斗。派出所的八位同志全部集中在区公所，徐友九负责内勤（他把文件、印章、通行证和没收的银元、鸦片等带在身边），晚上在区公所后门（直接控制通镇子场大路），轮流站双岗。4月17日早晨，叛匪从柏合寺和镇子场两个方向围攻龙泉驿。双方交战一阵，眼看冲在前面的匪徒不时倒下，叛匪不敢贸然进攻，战斗处于相持状态。叛匪不时施放冷枪，子弹在区公所后院四周“嗖嗖”地尖叫。当时徐友九用电话与军械库的守卫部队联系，要求用炮弹震慑敌人。第一次打出的迫击炮弹，弹着点落在区公所后院10多米的居民院中，幸未爆炸。经电话矫正以后，第二次炮弹打在百米外一座叛匪聚结的大院里，顿时许多匪徒，慌忙溃逃。18日上午9时左右，成都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团（实为两个营），应县委书记杜子云的要求，乘车从成都赶来龙泉驿支援。他们在区上架设电台，成立指挥中心，迅速组织突击队，分头向外围搜索进剿，捉拿匪徒，收缴枪支。下午岳副县长从镇子场来到龙泉驿，马上调罗天有、秦光和徐友九3人审讯捕获的匪徒，以岳副县长为首成立临时法庭。经19日一天的突击审讯，20日经批准处决9名要犯，押赴场口执行枪决时，远处的叛匪闻声开枪示威。22日释放一批胁从分子，让他们回去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分化瓦解匪群。24日，岳副县长又在龙泉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九名首犯死刑，立即枪决；又释放一批胁从分子，并向群众讲解形势，交待政策，扩大影响。19日听说叛匪在柏合寺（乡）那边闹得很凶，校友谈虎随同岳副县长带领一个排的战士追到叶家院子，冲进去一看，叛匪已跑光了。又往前一直追到柏合寺，始知成都警备司令部的指战员已在前

一天第二次解放了柏合寺。他们深夜将场镇包围得水泄不通，匪徒无一漏网。第二天留下谈虎审讯俘获的匪徒，先后共处决了3批，约30多人。后来，谈虎把在押的匪徒带回区上，又同八七团的同志一起两次到大兴场追剿叛匪。回区后也投入审讯匪徒的工作。

(四)

校友周有鼎、张宝宏、赵先治、徐肇南、孙烨五位同志，于1月26日由县分到四区（养马区）工作。2月初，彭宁生、陈益贵2人也分到四区，储济民由县税务局分配到养马税务所工作。

暴动前夕，区上发现石盘乡旧乡长陶学渊，临解放时所接收的国民党石盘残废军人疗养院的一部分枪支弹药隐瞒不交，解放后勾结恶霸地主方碧勋、谢伯华、傅懋若等抗粮不交，并有组织叛乱嫌疑等情况。区长王栋立即派周有鼎带领区中队一个排于4月11日晚到石盘铺（乡）将陶学渊逮捕，并查获机枪1挺，CA式步枪12支，中正式和汉阳造步枪75支，手枪5支，手榴弹30多枚，各种子弹2000多发。从此，周有鼎带领区中队一个排和18名工作人员留在石盘乡指导征粮工作。

4月16日下午，周家乡叛匪李云松、张友忠、陈钟渠、陈毓灵等人，勾结邻乡叛匪发动暴乱，杀死工作人员、农民代表和参加征粮的教职员等，捣毁乡公所。王栋区长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到石盘铺告诉周有鼎：“今天下午周家场已被叛匪占领，迅速调回两个班，保卫区公所，必要时你们可以全部撤回养马河。”当时因周有鼎下乡催粮未回，傍晚回乡时由陈班长转告电话内容，并说两个班已回养马河，现在剩下1个班，我们怎么办？周有鼎立刻叫陈班长集合一班人待命，急步进场找代理乡长王宇民研究，只见街上一片漆黑，冷冷清清。这时听

到远方有喊叫声、枪声。周有鼎跑到乡公所打电话到区汇报，但电话线已被匪割断，迅速找到王宇民后，问清乡公所后山是制高点，立即决定由王宇民带领已回乡的9名工作人员和一班区中队员，迅速转移到后山山顶。恰好这里有几条解放前土豪打派仗挖的战壕。就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布置阵地，准备战斗。这时由周家场、茶店子、久隆场方向传来的喊叫声越来越响，枪声越来越密。不久留在街口栅子门外放哨的两名区中队员放了两枪，知道叛匪已进场。他们到处敲店铺门，扬言要搜捕解放军和工作队，并大声吼叫：“只打八路军，不杀本地人，那个捉到周有鼎，赏米一百担”。这时有个区中队员，悄悄劝周有鼎说：“快摘下帽徽和胸章，学做四川人”。周有鼎严词斥责他说：

“你怕死吗？何必参加革命？”并令大家“不能动摇，不准随便开枪，生死打回养马河，保卫区公所”。但9名工作人员，误信叛匪谎言，立场动摇，悄悄离开队伍，转移到山下，结果被叛匪逮住，7人被杀害。周有鼎带领一班人在山顶上坚持两个多小时，连续打退叛匪4次进攻。后来叛匪枪声减弱，决定乘天黑突围，打回养马河。由王宇民带路边打边撤。走到响水滩（距石盘五华里），碰上一股叛匪，拦路将他们一行人围住，情况危急。王宇民和陈班长问周有鼎怎么办？周有鼎命令大家乘天黑拉开距离，每人的步枪将子弹推上膛，一齐向左右开火，果然火力很集中，叛匪摸不透我方有多少人，紧接着，周有鼎提起二十响盒子枪，扣动板机，扫了一梭子子弹，同时大声疾吼：“冲……杀……！架起机枪扫”。叛匪的嚣张气焰，一时被压住，他们迅速冲出了包围圈，17日凌晨两点胜利地回到了养马河。

4月17日早晨，4000多叛匪（多为裹胁群众）打着“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旗号，从石盘、赤水、周家、壮溪四个方向前来

围攻养马河，区长王栋集中解放军、区中队、工作队共约两百人，坚守区公所和各仓库。王区长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指挥战斗，周有鼎随同。一天战斗结束，捕获叛匪300多，关在城隍庙里。18日王区长电话请示住在简阳的川南军区政委王维纲，同意处决一部分首恶分子，打击其嚣张气焰，于是王区长将这任务交给周有鼎和张宝宏（区公安员）执行。他们通过突击审讯，弄清了20多名匪首和特务的情况，根据王区长的要求，安排给每个队员去执行，以壮其胆。周有鼎拿着名册，站在城隍庙大门口，喊一个犯人的名字，前来一个工作队员押走。这天战斗继续进行，下午机枪子弹快打完了，王区长一面动员工作队员们把适合打机枪的步枪子弹集中起来，另一方面马上派周有鼎带一个班的区中队员，到简城找杜子云政委批发机枪弹。他们晚上9点多钟出发，突破叛匪封锁线，爬山坡，走田野，到19日晨一点过走拢简阳。见到杜政委，批了四箱（2000发）机枪弹，到县大队领取后，星夜返回养马，东方未白。19日上午解放军教导团一个连和公安队的战士冒雨赶来支援，打死叛匪12名，俘获100多名，敌阵瓦解，仓皇溃逃。20日全区匪患基本平息。21日王区长派周有鼎带一个班的区中队员，与王宇民代乡长一同返回石盘乡。到了石盘铺，得知李志深县长已于当天早晨从贾家场带一个连的解放军进驻石盘乡。两支队伍统一由李县长指挥，到各保清乡，捕回9名匪首。当天下午在石盘小学开群众大会，李县长当众宣布9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为牺牲的工作队员讨还血债。

（五）

七区（今三星区）历来是土匪巢穴，乡保长或为匪首，或与土匪勾结“掌红吃黑”。

在“三·三”暴乱中，叛匪攻占区公所，杀害工作队员，猖獗一时。校友傅乃俊，1月下旬由县税务局分到三星税务所工作，在暴乱中壮烈牺牲。三、八两区暴乱后，匪首蒋军、左奉章、左良楷（金堂县清明乡匪首）窜到飞凤泉（今新星乡刘家沟），与三星乡十一保保长蒋辅仁等策划暴乱。17日两左带领10多名土匪和飞凤泉10多个青年，携带机枪一挺，长短枪十多支，并裹胁各保自卫队员1000多人伪装赶场，怀揣红布条，柴草内藏武器，混进三星场。9时左右，场内外一时枪声大作，喊声四起，叛匪打出“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的旗号，包围乡工作队住地，

（工作队员全部被杀）。抢占区公所。这时区长郝伟一、副区长解忠玉带领30多人、从区公所撤到后山碉堡里，继而突围，撤出三星场。当他们撤退时，曾通知税务所的傅乃俊和所长吴硕（西南服务团战友）迅速撤离。他们两人收拾好税款、税票后才从后门撤出。但因迟了一步，与区上失去了联系，这时战斗激烈，无法撤到山上，傅、吴两人顺山腰绕到一个红苕窖处，隐藏在里面。下午2时，坏人告密，傅、吴二同志被叛匪逮去，坚贞不屈惨遭杀害。

（六）

校友许成严、王行柱、徐开炳、严昌熙、张宜祺、房剑白6人于1月下旬分到五区（禾丰区）工作，余明辉由县税务局分到禾丰税务所工作。洛带叛匪于4月13日发动叛乱后，五区平武、江南、普安、三合、禾丰数乡匪徒伙同一气，相继发动暴乱。4月18日上午，平武乡叛匪约六、七百人，占领了乡公所。杀死工作队周仲刚等5同志和征粮委员杨润生。然后分为两路，一路约500人，向江南乡袭击，被我驻江南乡的部队阻击，逃窜普安乡，当晚勾结普安乡

乡长樊怀群等发动暴乱。4月19日平泉匪首樊明玉、赵慎生率100多名叛匪，从平泉寨子山窜到晋安乡与樊怀群合伙，纠集持枪叛匪300多人，包围了晋安乡公所，杀害了工作人员施奉天、都季良、雷伯勋和农民代表杨树焕。同时以保长樊治祥为首的一伙匪徒，将许成严校友和段必福、李华尧三同志团团围住。许成严带领段、李二同志英勇迎敌，向匪徒冲杀，不幸胸中两弹、腿中一弹，光荣牺牲。段、李两同志也在持续冲锋中遇难。当天上午，王行柱校友仍在乡下催粮，贫农杨荣会告诉他说：“今天情况不好，快走！”王行柱走到积极分子晋光兴家，未见到人，不知真实情况。这时，叛匪已在蛮洞子垭口设伏，探知王的下落，马上派匪徒杨夺生前往晋家将王行柱骗到垭口处，霎时匪徒们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王行柱从容不迫地向匪徒们宣传党的政策，号召被裹胁的老百姓回家安心生产，不要上坏人的当，宣传中间，不防被匪徒冷枪击中倒下，又被叛匪连砍两刀，壮烈牺牲。另一路叛匪18日窜到三合乡，杀死工作人员后，窜到禾丰场。当时禾丰场征集有粮食300万斤和几十万斤棉花，守卫在禾丰场的有区长赵其柱、军大校友房剑白和严昌熙等。赵区长估计与叛匪有一场恶战，必须做好一切准备。18日下午他命令房剑白以开会的名义，把禾丰乡的乡长、地主恶霸和部分保长集中在禾丰乡公所训话，把他们软禁在文昌宫内，使禾丰场内的匪徒群龙无首，切断了场外叛匪的内应。同时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4月19日东方刚发白，房剑白等随赵区长察看仓库周围的地形，把主要兵力部署在仓库背后必经之地的蛮牛山，居高临下，严密控制仓库以及上下场口。7时左右以雷斗文为首的数千匪徒从三合方向涌来，把丰禾场包围得水泄不通，枪声、嚎叫声响成一片。叛匪分东西两路向场内进攻，一路从天

公庙攻打下场口，一路从杨雀沟天鹅抱蛋山攻打上场口。房剑白率领10多名自卫队员，以蛮牛山东面的沙沟为阵地，阻击从天公庙扑上来的叛匪，同时大声向匪徒宣传政策。当时有一群叛匪嚎叫着冲近房剑白的阵地，他一面从容地指挥大家狠狠打击敌人，一面用快枪连发射向匪群，有的匪徒被击中倒地，当场活捉3名，剩下的吓得抱头鼠窜。但不久，约有一个班的匪徒，再次气势汹汹，大喊大叫地向阵地扑上来，这时房剑白指挥大家奋勇射击，并用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第2次进攻，战斗越打越激烈，房剑白他们越打越有劲，一直坚持到下午两点钟，叛匪始终不能前进一步。但叛匪仗恃人多，更加疯狂地发起攻击。正在这危急关头，下午两点半钟，八七团傅严申团长和县委组织部张云峰部长亲自率领九连100多名指战员，从简城跑步赶到禾丰增援。顿时轻重机枪、六〇炮、八二炮一齐向匪群射击。房剑白他们跃出战壕，配合部队，穷追猛打，打得匪徒人仰马翻，丢下24具尸体，狼狈逃窜。经历6小时的激战，胜利地保卫了禾丰场。使300万斤粮食和几十万斤棉花没受一点损失。

（七）

贾家场是成渝线上的重镇，是大恶坝邓九成的老巢。邓阴谋策划，组织暴乱，围攻区公所。军大校友在李志深县长指挥下，沉着应战，积极主动，为平息叛乱做出了贡献。在区工作的有校友李德奎、杨信、朱方勇、边中坚等人。叛乱前，贾家场恶霸地主、袍哥舵把子、镇长邓九成，串通傅孟如（曾任国民党县长）、匪首陶学渊（石盘乡乡长）、张国良（国民党巡警队长）等人在石经寺密谋策划，决定在4月16日（农历二月三十日）发动暴乱，从上下两路围攻贾家

场。4月16日下午二时，贾家场下场口仓库附近叛匪纵火烧毁民房20多间，烧死烧伤各1人。傍晚贾家场周围普遍发现吼叫声，正在区公所的李志深县长立即派陈忠和等人暗中注意邓九成的行动，并加强戒备，以对付来犯之敌。由贾家调往海螺乡任征粮队长的校友李德魁，当晚在海螺乡公所听到有人喊叫“养马河的区长被杀了”的反动口号，一处传一处，越传越宽，李德魁马上带领工作队员王纪海、张宗仁、曾渊如等6、7人来到后山制止。还是要喊的就抓了起来，押回乡公所。第二天（17日）早晨，农民积极分子肖二爷前来报告说，有人在砍太平桥的电线杆子。李德魁听后马上找王纪海、张宗仁2人到现场察看。看到对面山沟里全是叛匪，就从小路赶回区公所。17日下午6时，从石盘乡、石经寺、茶店子、久隆场等地来的叛匪数百人，聚集贾家场周围，强迫被裹胁的群众高声吼叫：“银行被抢喽！”“粮站被抢喽！”，“建活的，剿共产党！”，一时枪声、喊声混杂一起，匪徒气焰十分嚣张。区公所当时虽人少武器不足，但在李县长指挥下，人心安定，士气旺盛，全体战友，团结一致，严阵以待。土匪当晚来偷袭见戒备森严，悄悄撤走了。18日上午9点过，突然从石盘、久隆和太平桥三方窜来数千叛匪，把贾家场团团围住，区公所的干部战士和工作队员，从北面两翼主动出击，李德魁和房庆瑜、杨树连等到场后面公路上打击叛匪，激战近7小时，才打退了叛匪的进攻。后来叛匪又重新组织力量，再次发动总攻，这时解放军从县城赶来增援，把叛匪彻底击溃。

（八）

管辖县城周围的一区，同样笼罩着反革命叛乱气氛。校友张国振、赵振中、何可

人、李绍中等，于2月初分到一区（白塔区）工作，方国斌、官泽舒由县委派往东溪乡搞点，宋杰冰由县委派去石钟乡督促征粮。4月18日前后，瓦子乡（现棉丰乡）、东溪乡、外四乡、石钟乡等地，均发现有叛匪活动。17日杜子云政委在电话上要求当时驻东溪乡搞点的工作队副队长官泽舒“很好守住东溪仓库”。官泽舒调区中队一个班和彭文芬（川大地下党员）、李大林等7名工作队员，用两挺机枪，守卫东溪场上下场口，叛匪虽闹得很凶，始终未能进场。这个乡九保距离乡约30里（胡家场附近），工作队员侯凤岗、张孝永、吴佩林三同志被叛匪杀害。官泽舒前一天还在九保催粮，当天回县开会幸免于难。两、三天后群众来报信，官泽舒和方国斌马上带领区中队一个班前往清剿，抓到了9名叛匪，就地处决3名主犯。方国斌亲自执行。21日方国斌调到三星区当公安员，当时叛匪还没有完全肃清，冒着沿途被叛匪袭击的危险，带了几名工作队员到达三星区公所，展开土匪自新，收缴枪支，追捕外逃犯等工作。派人在成都抓获匪首樊巨川和黄相，到2人家中缴获机枪一挺、手枪一支。

2月份宋杰冰由县委派到石钟乡协助征粮工作。开始工作比较顺利，一个月就入库几万斤粮食。到3月下旬征粮的阻力越来越大，谣言四起，通知保长开会，有的也借故不来，工作队下乡有时个别同志还挨打。当时发现外四乡有一个国民党副师长的侄儿周宗民，连续一个礼拜每天下午要到青龙观（乡）去一次，很是可疑，群众反映他解放前是土匪，解放后藏枪不缴。宋杰冰传他来审问，令他缴枪，周顽抗抵赖，于是将他扣押起来。暴动时，外四乡未发生叛乱，后来知道周就是叛匪头目，因群龙无首，才未作乱。4月18日晚上有人来反映：“恐怕今晚要出事。”宋杰冰他们马上决定，将场口的

栅子门关紧，不经宋杰冰同意，不准进出，将工作队员组织起来，分头进行巡逻，并集中住在炮楼上，把炮楼与外面的通道看守好。19日天快亮时，听见有人在场背后敲锣，并大声喊叫“开红山啰！”山上山下都有人敲锣，有人喊叫。宋杰冰他们出去捉来一个敲锣人，捆起来放在一个山洞里，再次去抓时，山上山下的锣都不响了。这时发现有人在山上走动，并逐渐向场边靠近，大约有几十个人。宋杰冰他们冲过去捉住6个，其余仓皇逃窜，马上在电话上请示王维纲政委，他指示通通就地处决。正要发落，县公安局岳仁和和局长打电话叫暂时押起来，下午派张庆海（治安股长）前来执行。因形势非常紧张，怕匪徒逃跑，未等张股长到来，宋杰冰就派工作队把匪徒押到河边枪决了。下午县公安队副队长王万发带一部分战士来石钟乡，捉到一个带红布的匪徒，也马上枪决。第二天（20日）早晨，杜政委打电话叫宋杰冰回县研究运粮工作。上午宋杰冰赶回县委，没有找到杜政委，刚要返回石钟乡，正好公安局长岳仁和找到他说：“石钟乡已被叛匪占据，你暂时不走，与县委工作人员共同保卫县委机关”。宋留下住了一宿，21日岳局长派公安队一个排与宋杰冰一道打回石钟滩，留下一个班协助宋杰冰工作。他们清剿周围的叛匪，追回被抢走的公粮。当时情况很复杂，宋杰冰他们白天剿匪追粮，晚上流动住宿，有时住在山上，有时住在地主家里（将地主一家集中一处，不准进出），有时一夜还流动几次。过几天情况好转，叛匪骨干抓的抓，逃的逃，工作队员也陆续归队，工作逐渐恢复正常。5月2日杜政委调宋杰冰到三星区，带领八七团的一个排进驻踏水乡的顶心团。这里与金堂县的竹篙寺相连，土匪很多，素有“小台湾”之称，该地保长雷清泉就是一名匪首。当时情况复杂，常常谣传“竹篙寺的土匪要来捉拿工作队，攻打

解放军”。经两个月的紧张战斗，基本上完成了征粮剿匪工作。

（九）

住在简城县级机关的校友庞征、李遇春、金恒山等，在全县叛匪暴乱的时候，为了保卫机关，保卫简城人民的生命财产，人人武装起来，坚守岗位，加强警戒。当时李遇春在财政科管理黄金（有地主用金子 and 手饰抵交公粮的）。公安局长岳仁和在安排保卫县城的会议上强调粮库、银行的防卫工作，要求组织好力量准备战斗。发给李一支五十发“蛇蚤毙”冲锋枪，并说有机会把黄金送到石桥中国人民银行去。会后李把黄金、手饰送到了石桥中国人民银行。暴乱平息不久，县府派李遇春到洛带区当仓库主任。到洛带后李遇春一方面追回被匪抢劫的大米几万斤，并参加区组织的人民法庭公审公判大会。又组织一支较大的民工运粮队，把库存大米运出去，此事受到川南日报的表扬。农历四月的一天早晨，坐镇洛带的岳副县长找李遇春谈话：“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快带着枪，在8时前赶到龙泉驛车站，等一辆从成都来的汽车，车上有两个公安人员押送两个很重要的人犯到简阳，停车后你上车加强押送力量，到时他们会向你介绍情况的”。李遇春赶到龙泉驛，一辆汽车就停在他面前，李遇春上了车，公安人员向他介绍：这是樊司令和黄相。车子开动了，三个人押送两个没有捆绑的匪首，心里十分紧张。过龙泉山时，樊、黄二匪首手扶驾驶室顶篷，李遇春和两个公安人员站在车箱两边，察看二人的一举一动。到了石经寺，樊巨川要下来喝茶休息，李遇春他们只好顺从他的心意。停车走进茶馆，茶房忙喊：“樊司令来啦，泡茶……”。不久，樊又提出要进石经寺看看那座肉身菩萨，李遇春他们

也同意他的要求。五人上山进寺内观看，一进庙子就有和尚喊：“樊司令来啦！”不断地打招呼。李遇春心想，这个司令的名气真不小，一定与“三·三”暴动有关。心更紧了。樊出庙下坡，走几步又要坐下来观望山景，李遇春三人成品字形站着守住他，樊手拿台湾草帽，身着白色七粒扣上衣，下穿中式长裤，慢慢站起来，把扇风凉的草帽戴在头上走下山，后面跟着黄相。李遇春他们押送二人上了车，直奔简阳县府门口，已有同志在门口等候，接着将这两个大匪首押进监牢。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感到了完成任务的喜悦。

尽人皆知公安工作的重要，新区的公安工作尤为重要。简阳解放后，县委先后从二野军大校友中抽调18人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在土匪暴乱期中，县公安局的任务更为艰巨。在局的校友陈启霖、杨辉、张鼎铭、余诚、钱南湖、沈立、萧根楹、史君奎等，工作十分紧张。当时担任侦察工作的张鼎铭等校友把收集到的关于土匪策划暴动的情报，随时向局长和县领导作了汇报，以便领导及时作出对策。在土匪暴动过程中，陈启霖等奉命坚守岗位，昼夜值班，收集各区情报，传达县领导的指示。史君奎、沈立等校友，对各地押回的暴匪，昼夜进行审讯，将进一步掌握和弄清的暴匪活动情况提供给县领导。当绛溪、外四、解放、东溪等乡出现大批暴匪，县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县领导决定对县城实施全面戒严。当时县城军事力量也非常单薄，驻军八七团和公安队又抽出大批人员奔赴各区平叛，为此，县领导决定县公安局全体干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军大校友除担负本职工作外，还要昼夜到街道，城墙上巡察。为了保卫县城的安全，八七团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渡过沱江对解放坝上和山上的暴匪用机枪、迫击炮等进行猛烈射击，顿时暴匪纷纷溃逃。4月17日石桥送来抓获

的暴匪12人。经审讯后，决定押回石桥处决。陈启霖同志奉命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他带领一名武装人员，把12名叛匪捆绑接连起来（有一人坐在地上赖着不走，就把他绑在人力车上）押走。这一行动对石桥附近的叛匪起到了震慑作用。在全县暴匪遭到我军毁灭性打击以后，为了乘胜追击，彻底肃清残敌，县公安机关奉命集训各乡旧乡长、封建帮会舵把子、暴匪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张鼎铭、杨辉、史君奎、陈启霖参与了这一工作。赵振中、沈立、萧根楹、钱南湖等奉命加强了在押犯的审讯。与此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号召暴匪自新登记，争取坦白从宽，从而使县上很快就全面系统地掌握了匪情，为在全县开展镇反运动，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石桥镇的校友，多数在财贸单位。有王彦本、李实、陈文静、陈志英、张玉麟等。暴动前夕，县公安局发给各单位30多条步枪，每人5发子弹。领回枪支的第二天（17日），就发现叛匪暴乱，石桥镇附近的绛溪乡团结村的山头上有叛匪在喊叫：“逮到穿黄马挂的赏50石米，50个银元”。河对面射洪坝（乡）山头上也有许多叛匪在喊叫。当时在石桥的校友约20多人，和其它同志一道，组成一支100多人的战斗队伍，守卫石桥镇。白天黑夜分头巡逻查号，严密控制驻石桥集训的一、二百名起义军官和拥有500多条枪的地方封建势力，不准他们出房门一步，如有不轨，坚决镇压，并且封锁大码头沱江渡口，不准过河。17日上午在附近捉到12名叛匪，送到公安局，下午又押回石桥在河边处决。由于大家团结一致，石桥内部未发生骚乱，外部叛匪未能攻入。

校友郭俊年，4月2日由县税务局进驻简阳酒精厂（现简阳糖厂）。4月16日风声很紧，晚上听到叛匪在厂后山上吆喝。为了保卫全厂安全，以川南区糖酒管理局军代

表张洪汛（出差来厂的）为首，召集驻厂军事联络员彭文魁（西南服务团战友），军队转业排长赵福祥和郭俊年四人，开会研究匪情，商讨对策。决定紧急动员全体职工，指挥留用厂警武装排，重点把守好两道厂门，并派出小分队，注意厂四面围墙附近的动态。郭俊年他们四人通宵值班，分工负责巡逻，观察敌情。当时石桥驻军向河对门打出迫击炮、掷弹筒、机枪弹等，河东的叛匪也不断打枪还击、吆喝。这样僵持到17日天明，叛匪退到酒精厂的后山。上午郭俊年多次爬到厂内酒精蒸馏塔最高层观察匪情，看到射洪坝后山上黑压压的一群叛匪，石桥方向打枪炮时，他们就往山脊后躲，枪炮声一停，他们又拥到山顶上吼叫，下午解放军从石桥渡河追击，并往山头上发起冲锋，叛匪才被打退，狼狈逃窜，酒精厂也转危为安。

（十）

六区（石板区）是全县唯一未发生暴乱的区，但是敌我斗争仍是十分尖锐的。校友张文通、吕中南、索镛善、刘安武四人，曹建夫、罗仲璠、张仁戟三人，分两批到六区工作，张作全由县税务局分到该区税务所。1950年初，索镛善分到石板粮库工作，刘安武负责石板、莲花、瓦子三乡，吕中南负责望水、雷家、老龙三乡，张文通负责毛家、同福、共和三乡，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征粮。

张文通住在毛家场蹲点，兼顾同福、共和两乡的工作。当时情况复杂，深夜常听到附近零星的枪声，多次和工作队李作新、彭彦洪、傅长城等同志上山过夜。农历二月中旬，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约7点钟左右，接到区上电话，叫张文通立即回区另有任务。当晚，张文通赶回石板。翌晨，资阳县临江寺土匪头子李育林带着一伙土匪（约

二、三十人），由临江寺窜到毛家场，把征粮工作队员抓到该场川主庙前的空坝子严刑拷打，要他们交出穿“黄马挂”的解放军（指张文通）。工作队员说：“那个解放军天黑前回区去了”。土匪不信，又强迫场内老百姓到川主庙前，用枪威胁大家交出解放军。后来证实确实走了，才将工作队员毒打一顿后往武庙沟（乡）方向流窜，被击溃于龙泉山麓。张文通回区后，张文席区长把他调到望水、雷家、老龙三乡指导工作，常驻望水寺（乡）。他通过该乡工作队员曾汉时、王华民等同志，了解到望水寺匪首姜崇高活动甚为猖獗，但又十分心虚，随时准备外逃，张区长叫他严加控制。农历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西乡大土匪头子戡临渊（当时他伪装拥护人民政府，经上级批准任命他为西乡剿匪大队长，协助政府征粮剿匪），带着区中队和他的随行人员，全副武装来到望水寺，在乡公所吃了一阵茶，然后诡称去黑水寺游览。邀约望水乡乡长李玉和、文书刘仁和、匪首姜崇高一同去，张文通也陪同。戡临渊及其随从走在前面，文书刘仁和、匪首姜崇高走在中间，张文通走在后面，距离刘、姜二人四、五丈远。刚走到距黑水寺不远的地方，刘仁和向姜崇高告密说：“区公所派来的解放军张文通要抓你归案”。姜顿时惊慌起来，拔腿就跑。张文通立即取出手枪往前追去，放了一枪未击中，随之边追边打，距离拉远了，姜崇高跑掉了。张回过头来赶到黑水寺桥上，一把抓住刘仁和的衣领，将枪口对准他，命令说：“你把我给我追回来！”戡临渊在一旁替他打掩护说：“算了，人都跑了，以后再说吧！”张文通考虑到如果就地处决了刘仁和，可能引起戡临渊的不满，会造成一场骚乱，也就顺水推舟，放了刘仁和。匪首姜崇高在“三·三”暴动后被捕回镇压。

农历二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即“三·三”

暴动前夕，在望水乡工作的陈××、王华明两人来找张文通，三人一起走到望水寺场口的山顶上，陈、王二人才说：“望水乡一保长王建甫最近串通了西乡的一些匪首，企图组织暴乱”。又说：“王建甫给王华明讲，我们都姓王，自家人，到时打起来了，不会伤害于你，但首先要干掉解放军张文通”。当晚张文通和工作队就在山上露宿，观察周围的动静。第二天一早叫陈××到区反应情况。下午张文席区长和曹建夫、王永富等同志带领区中队来到距望水乡八里远的雷家乡，决定对匪首王建甫采取行动。先派王永富到望水寺找张文通商定对策，然后到王建甫家中对王说：“今晚张文席区长已到雷家乡徐乡长的家中，有要事找你商量，请随我们去一趟”。到了徐乡长家中以后，张区长强令王建甫交出隐藏的武器，交待组织暴乱的阴谋。王百般抵赖，拒不交待，于是大家把王吊在徐乡长家屋梁上，王才交待藏枪的地点。张文通和王永富以及工作队队员立即赶回望水寺，找到王建甫的大小老婆，逼

着她们打开家中的夹墙，查获了隐藏的步枪两支、手枪3支、手榴弹12枚，各种长短枪子弹500多发。星夜将王匪押回石板乡，第二天清晨将王匪处决在石板场口。这次突击行动，镇住并瓦解了该区叛匪组织暴动的阴谋，加上事先控制了西乡土匪头子、简阳“六大金刚”之一和“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参谋长戴临渊的一切行动，所以全区未发生公开叛乱。暴动后张区长派人送戴临渊到县公安局学习，禁闭起来。秋季反霸斗争开始，把他从县押回区公所，当天晚上深夜12点，张区长指令曹建夫、王永富、张文通三人，把戴匪枪决于石板场口。第二天上午，芦葭桥农民将戴匪尸首拖回芦葭桥广场坝，吊在树枝上“示众”三天，人人拍手称快。

简阳县“三·三”土匪暴乱，前后持续仅十来天，很快得到平息。我二野军大全体校友，日以继夜，尽心竭力，不顾安危，流血流汗，为平息叛乱奉献全部智慧和力量。本篇所记，仅反映校友亲历之一斑，然已可见校友们为革命竭智尽忠的表现了。

简 阳 解 放 经 过

陈 播 明 戴 刚

(一)

1949年12月15日，在我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追击和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简阳县顺利解放。

简阳距成都以东70公里，素为成都之门户。横亘在简阳与成都之间的龙泉山脉，地势险要，是成都的一道天然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胡宗南集团在解放军的胜利追

击下，其十八兵团败退到贾家至大面铺一线，妄图以龙泉山为依托阻击解放军。国民党省主席王陵基也大肆拉拢、收编各地反动武装为“反共救国军”，以抵抗解放军，妄图使形势逆转。为此，中共成都市委和川西边临工委分别派出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奔赴简阳，开展秘密斗争，迎接解放。

1948年秋和翌年上半年，中共成都市委先后派周继丰、傅昭中两个工作小组到简阳开展革命斗争。两个小组在简阳、石桥、龙泉、平泉等十几个乡镇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先后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盟”（有盟员70多人）和“新研”（有成员90余人），以及工协、农协、妇协等革命群众组织，发展了大批会员。在此基础上，又先后发展了党员24人，建立了一支可靠的骨干队伍。之后，为了统一领导，协调行动，经上级领导人贺天熙批准，两个小组于1949年10月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共简阳临工委（简称“临工委”），为更好地参加斗争，迎接解放，作好了组织准备。

1949年10月和11月，中共川西边临工委及其留蓉临工部，分别派地下党员张扬、罗永由、肖石予三人和地下工作者郭诚等到简阳开展武装斗争，瓦解地方反动武装，组织革命力量，配合解放军消灭川西敌人，迎接解放。

（二）

1949年11月30日，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及四野一部，突破国民党川、湘、鄂边防线，解放了重庆。国民党大批溃兵涌入简阳城乡，大肆派粮派款，抢劫掠夺，人民深受其苦。当地的党政军大小头目和袍哥舵把子惶恐不安，有的准备拉队伍上山为匪，有的企图负隅顽抗，还有的组织“反共救国军”，准备配合国民党军队在

龙泉山阻击解放军进攻成都。针对这种情况，临工委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川西边临工委和留蓉临工部派往简阳的张扬、郭诚等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努力创造有利条件，迎接解放。

①、开展统战宣传，稳住地方武装。县保安大队长、袍哥、“信诚社”舵把子傅伯诚，掌握着全县武装，实力不小。临工委委员傅承均通过傅氏同宗会头目傅伯勋对其做工作，反复进行说服动员，最后他终于站到人民一边，愿意将掌握的队伍听从共产党调动。雷家庙乡乡长、舵把子徐昭平，石板乡乡长应叔衡和在通南巴被红军打垮逃回镇金乡的吴旅长，都拥有一支地方武装，原来均打算拉队伍外逃或上山“打游击”。临工委利用多方关系对其劝说，晓以利弊，使其终未逃走。一些袍哥舵把子经临工委做工作，也未骚动。这样做，稳住了地方武装，稳定了社会治安，减少了战争损失。

②、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地下党员张扬等人于1949年11月在三岔组织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仁简支队”（有轻重武器140余支和一批弹药），积极开展了军事训练、站岗放哨、宣传群众等活动，维护了当地治安。同时还说服国民党乡政府的任职人员转向人民一边，使各乡政权相继为支队所掌握和利用。12月，地下工作者郭诚对“信诚社”舵把子、兴隆乡乡长刘天锡，贾家乡乡长邓九成等反复宣传革命道理，晓以大义，迫使其同意起义反蒋，将其组织的“反共救国军”（系由各乡自卫队组成）部分队员改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队川东第一支队”，并捕获了胡宗南集团上校谍报参谋白慕贞和电台台长等人，缴获胡宗南指挥12个师的中心电台，破坏了胡宗南在龙泉驿作战的右翼阵地，打乱了胡宗南企图于龙泉山阻击我军的部署，使解放军能够迅速解放简阳全境，进军成都。临工委也积极开展

“枪换肩”活动，掌握了一批武器弹药，准备进行武装斗争。

③、保护渡河工具，断敌通讯线路。简阳解放前两天，国民党溃军将绛溪河上的北门桥烧毁，并在城北山上（现糠醛厂后面）修筑了碉堡、工事，企图封锁沱江渡口和绛溪河，阻止解放军追击。为了保证解放军到达后能顺利渡河，临工委及时组织船工把汽车渡船沉到公园附近的河里，并把30多只小木船划到梅子沟（打石坝上头）藏起来。又派地下党员张礼洪、万泽江等在公园鱼嘴附近切断了成都通往重庆的电话线，使国民党军队失去联络，为解放军迅速进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④、筹集军粮。国民党在飞龙乡和平泉镇一线存有一批粮食。临工委便派人说服了飞龙、平泉粮库主任肖亚雄、刘朋文，将这些粮食疏散到老百姓家中藏起来。三岔乡乡长陈松如经仁简支队教育帮助后，表示拥护共产党，并在临解放时主动把该乡粮食交给了支队。这就为后来过境的解放军筹集好了应急军粮。

（三）

1949年12月14日，集结休整于铜梁、潼南、遂宁地区的第二野战军十一军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共九个团，奉命经简阳向成都进发，参加围歼胡宗南集团军的战斗。三十三师五个营和三十一师两个营的兵力，以车运速度接近敌主力，随后跟进，于15日早晨8时到达简阳。因北门桥被烧毁，无船过江而受阻。在这紧急关头，临工委及时派人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并迅速组织船工将汽车渡船打捞起来，撑到了沱江对岸，帮助从遂宁方向开过来的解放军渡江。同时，又动员两百多民工沿东门河坝抢修了一条汽车临时便道，并在绛溪河与沱江交汇处的滩口

上和北门桥附近，用藏于梅子沟的小木船和木料，搭起了两座简易浮桥，为解放军解决了渡河问题。这时，城北山上的国民党军队用轻重机枪猛烈射击，两架敌机在渡口上空投弹扫射，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解放军指战员在临工委的有力支援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敌机的俯冲扫射，迅速渡过河，集中火力将城北山上的国民党军队歼灭，简阳县城即告解放。接着，临工委又派张礼洪、万泽江给部队当向导，继续向成都进击。16日晨，三十三师九十八团进至贾家场，遇敌胡宗南四十七师一三九团的阻击，经过激战，歼其第三营，余敌向成都逃窜，我军攻占贾家场。至此，简阳全境解放。17日，三十二师九十四团从南充乘32辆汽车出发，于下午6点钟到达简阳县城宿营。翌日，团长田世繁根据军首长的命令，开赴贾家场驻守，保障侧翼安全，并接受了胡宗南部第十八兵团在简阳境内的起义。19日，三十一师绕过龙泉山，经过五龙场，仁寿籍田铺向新津以南进军，三十三师经太平镇、苏码头亦向新津钳击之，以歼灭新津守敌，截断成都之敌退路。仁简支队在五龙场为三十一师安排了住宿，供给粮草，护理伤员，随后又派队员为部队带路和配合作战。

简城解放当天，临工委立即组织工人、农民、商人等各界群众数百人，从北门游行至南门外白塔坝庙内，召开了隆重庆祝简阳解放的大会。



进军西南的片断回忆

罗 仲 璠

1949年10月1日，我们二野军大全体干部、学员，在南京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中旬末，我们新组建的四团就告别南京，迈开向西南进军的步伐。

汨罗江畔雨下待天明

我们全团到达湖南岳阳时，因到长沙的铁路尚未修复，在这里暂停几天。此地有一特点，鱼比桔子还便宜；桔子每斤一角，鱼每斤只需八分，因此每天“食有鱼”。几天中经过学习，整顿思想，进一步提高了纪律性，更加坚定意志，决心在以后的步行进军中接受最艰苦的考验。

十月底的一天傍晚，我们坐上敞蓬货车，向长沙进发。

湖南的气候很象四川，秋季多雨，火车尚未开动，那细密的秋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而且越下越大，飒飒的秋风也一阵紧似一阵，刮过不停。我们没有雨具，每人只有一幅油布，都把它打在背包外面，用以垫坐。火车开动后，更是风雨交加，雨水从头上流到身上，不久衣裤尽湿，冷得牙齿咯咯打颤。

火车在摇晃着前进，人也东倒西歪地打瞌睡。不知过了多少时辰，突然听到邻近车厢下“轰隆”一声闷响，车厢跳起来很高，接着我们坐的一节底下也不断发出“孔统孔统”的响声，伴以猛烈的跳动，几乎把人抛出去。这时天色漆黑，又无灯火，不知出了什么事，大家只好臂挽着臂，紧扣在一起，以免出危险。又过了一阵，火车终于停下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因不明情况，只得在雨下坐等。天渐渐亮了，雨也停了，大

家下车活动，才发现有几节车厢车轮已出轨，有的轮子横起，有的歪着，只因前后都有很多节车厢把它们“抬”起，才没有倾覆。可是，车轮过处枕木两端已被打成碎块。我们见有人把枕木碎片烧起来烤衣服，便加以仿效。

前面是一小站，写有“汨罗站”字样。听站上人说，我们这趟车是过了汨罗桥才出毛病的。汨罗江桥是搭的临时便桥，如果车厢出了轨再拖着过桥，不知会是什么结果。我想说不定会被倒入江中去见屈原的，幸好没有。

流星一闪的《前锋报》

在进军途中，为了鼓舞士气，进行自我教育，我们连办了一种小报，名《前锋报》，是由官泽舒、黄光生二同学编辑，版面八开大，每期一版，用钢笔手抄一份，全连传阅。官、黄二位都是一排的，二、三排同学看他们干得起劲，也跃跃欲试。经过三个排会商，决定全连共同办好这个小报。一排仍编“一版”，主要是消息，其实大部份是好人好事；二排编“副刊”，取名《前锋论坛》；三排编另一“副刊”，即《前锋文艺》。《前锋论坛》由我编辑。“论”些什么？就是结合当时形势、同学中的思想状况，写点鼓舞士气、批评动摇畏难等情绪的小文。记得有次全营开大会，批判一位中途“脱离革命”后又归队的同学，会后出了一期专刊。以后因加快进军速度和其他原因，只出了两期。《前锋文艺》似乎只出过一期。